

傳說中，在巴勒斯坦有兩個海。

一個是淡水海，魚兒悠遊其中，岸上有常青的樹木，樹影倒映在海水裡，十分美麗，沙灘上有兒童嬉戲。

約旦河向南流入另一個海。這裡見不到鳶飛魚躍，聞不到花香，聽不到鳥的歌唱，也沒有兒童的笑語。旅人若非萬不得已，絕不走這條路，因為海上空氣低沉，令人窒息，誰都不肯在這裡喝一口水，連鳥兒也不屑在這裡逗留。

這兩個海，相距如此近，分別卻如此大，是什麼緣故呢？這和約旦河沒有關係，它流入兩個海的水都是一樣的；這跟海床也沒有關係，海底的泥土都是一樣的；也不是有盜匪出沒其中。

它們所以不同，是因為性格不同：加利利海容納約旦河河水，從北端接受多少，便從南端流出多少——它能接受也能付出。另一個海就不同了，它只知貪婪地接受，流進來的河水，一滴也不肯放出。

前者因為無時不在「給予」，所以它的生命是鮮活的；後者只知貪得不知施予，因此就成為「死海」。

世上也有這樣的兩種人，就像巴勒斯坦的兩個海。

難道上蒼造人果真註定：有人天生該受惠，總是在獲取？有人天生該受累，永遠要付出嗎？

其實，受惠的人不一定真的受「惠」，受累的人也不一定覺得受「累」；一心收取的人不會比較富有，樂於付出的人也不會比較貧窮。

在我們的身上，每一個人都兼有著受和予的天性，只是不同的觀點強化了不同的本能。有的人總在想自己所沒有的，因此總覺得不足——經年累月都在計較自己的不足，他那裏還有餘裕去施予別人？所以，有些人總覺得衣櫥裡少了一件衣服；有了車子又想外國進口的名牌；更有人常以為老天爺對自己不公平。有的人常看到別人欠缺的，因此有悲天憫人之心——經年累月在關懷他人的不足，他那裏有餘暇想到自己？所以他會先天下之憂而憂，會燃燒自己照亮別人。常覺得自己不足的人，日子越過越蒼白；而認為自己能給予的人，生命越活越豐富。

所以到最後，真正受惠的是樂於付出的人，真正受苦的是一味求取的人，前者使人樂於親近，恰像加利利海；後者使人避之不及，正如死海。

那個夏天，全家跟隨爸爸調職搬到北投時，我剛讀完小學一年級。接下來的暑假時光特別新奇，樣樣充滿了趣味，甚至帶些兒浪漫。

雖然當時媽媽有病在身，但爸爸下班後總會分擔家務，保持家庭正常的氣氛，從未讓我們孩子感受到壓力，反而過得自由自在。

新家位於郊區，附近流著一條潺潺小溪，可以望見形如美女的「觀音山」。但最吸引人的還是屋後那一大片被微風吹拂過的青青草原。草原帶來新鮮的空氣，也提供了一個天然的昆蟲教室，讓我在草叢中認識了蜻蜓、蝴蝶、蚱蜢、螳螂、小瓢蟲，還有從軟軟的屁股中發出冷冷黃光的可愛螢火蟲。印象裡，牠們總是那麼多、那麼多，那麼容易見到；就和爸爸時常在我們身邊一樣，那麼理所當然……。我像小海綿，盡情吸取著輕風白雲，吸取著花色草香，也吸取著爸爸的愛。

有一天，我們吃過晚飯後又在想著要做什麼——那時大多家庭沒有電視，總會找些別的活動來打發時間。

爸爸忽然心血來潮，要帶家人散步到他辦公的地方，去看一看。我和哥哥姊姊都為這趟夜遊興奮起來。那晚，媽媽也興致很好的一起去了。我們一家大小聆聽著蛙叫蟬鳴，伴著螢火蟲光一明一滅的向草叢前行。

爸爸上班的地方，並不如想像中好玩，但是那段返家的路程，卻使我永生難忘。

爸爸決定帶領我們穿越小溪，走另一條捷徑。當大家牽手奮力踏上草原後，不禁被眼前巨大的星空震懾住了。

鄉間的夜空晴朗廣闊，像塊綴有無數亮片的布幔蓋過天際。我正驚呼著這景象時，爸爸親暱的彎下腰來，問我想不想認「北斗星」。

「在哪裡？」我望著滿天繁星，急切的問爸爸。

「看那兒！有七顆星，排成一個杓子的形狀……」

我順著爸爸的大手指示尋找，突然間，那七顆星神奇的自群星中浮現，再也隱退不掉。

「好像哦！真的好像一個杓子……」我開心的叫道。一路上又忍不住頻頻抬頭看它，心中一直奇怪著，為什麼星星能夠做出杓子呢？……

二十幾年過去了，當我長大懂事，深深明白爸爸照顧一個家是多辛苦時，爸爸卻和上天約定似的，負完應盡的責任便離開了。如今，我用任何東西也無法換得和爸爸相聚片刻，只有憑藉回憶的點滴想念他。

螢火蟲光雖難再見，幸好天上的星星永恆不變。每當我有機會仰望星空時，總會第一個去找「北斗星」那個杓子，那和爸爸一樣親切、簡單而又完美的星星。

許多人以為只要「擁有」就等於「享有」了，其實誰出生於世間，都「擁有」了大地風月，但有幾人真能「享有」了它？

「擁有」與「享有」是有很大不同的，試舉金錢為例，「擁有金錢」的可能是金錢的奴僕，而「享有金錢」的才是金錢的主人。對生活品質毫無改善，而只對著存款簿上累進的數目神秘微笑的；對日常生活無理地儉省，錢永遠欠缺不夠一點，不然又可以再拼湊成一張股票一紙地契的；又或者錢多得不知怎樣使用，還在盲目愛錢，錢本來是生活的工具，卻變成了生活目的，還一味在為錢擔驚受怕的，都是錢的奴隸，像馱了黃金卻只會吃草的疲累驢子，只算擁有了一堆銅臭吧？而必須是懂得正確使用，能將錢變為人生實質上快樂的人，才叫做「享有」。阮鏞詩道「解用青銅臭亦香」，能解用享有，做金錢的主人，銅臭才是香的，

有人「擁有」了一棟大房子，布置了園林景觀，但是自己忙著早出晚歸，奔命於唯一的事務——賺錢，縱使有綠草喬木，根本看不見，內心塞滿了事累物役，好像在桎梏裡，永遠好苦好累，哪來樂趣？而另有人，雖只是身居斗室，卻把東窗與南窗，看作晝夜展現的兩幅奇畫，日出時紅光映檻，月滿時樹影半橫，晷移景換，那天然巧景任由有福人賞玩不盡，每天是好美好舒適。大房子的擁有者，與斗室的享有者，苦樂的差別竟如此大。

就高雅的讀書來說，有人日擁書城，插架盈壁，但一拋開書本卡片，馬上像個瞎子，這種人只是倚著書堆作窠臼罷了，擁有些書來虛張聲勢，內心也不會有什麼樂趣。前人說過：「窮搜千卷，不如融會一得」，必須內心有所融會，自生新意，不只是口耳之間的謄抄轉錄，改變「以書讀書」為「以我讀書」，才算做了書的主人。一旦靈心濬發，使數年的追琢漸摩，產生快慰的收穫，這才是享有式的讀書，擁有與享有，又有如此高下的差別。

推廣到抽象的「親情」「生命」上來說，人人天生都擁有了親情，但幾人能充份地享有著親情？兄弟之間，「一回相見一回老，能得幾時為弟兄？」你珍惜了嗎？生命如流水，必須選擇有意義的事去做，做自己命運的主人，不然「年年作事年年悔，又恐年年悔過年」，徒然擁有了生命，卻浪費了生命，空有耳目手足，空有山川風月，空有父母兄弟，一切都覺得平板無趣，甚至累贅怨懟？何曾能享受人生的樂趣呢？

富蘭克林說得好：「財富不屬於『擁有』它的人，只屬於『享有』它的人！」其實何啻財富如此，書冊也如此，親情與生命無一不是如此啊！

已經許久未曾在黎明時刻醒來。黎明，意味著一天的開始，天地從暗夜的掌控中掙脫出來，彷彿有著一隻手，緩慢卻又看得到力量地，一寸一寸舉起沉重的黑，讓光線逐步滲透、流瀉到夜的暗箱裡，把黑逐層撥開。天，於是亮了。

已經許久許久未曾聽過鳥在黎明時刻的啁啾。鳥的啁啾、鳴叫，暗喻著天地的醒轉。鳥在暗中是不叫的，即使叫，至少在暗中是不被「聽」到的，夜的酣聲太濃，把鳥的叫聲也壓抑掉了。黎明，叫醒鳥；鳥叫醒天地。此起彼落的鳥叫，一聲一聲，啁啾應和，又叫醒了太陽。

在黎明的鳥聲中，醒來。在黎明的鳥聲中，工作。在黎明的鳥聲中，呼吸。這樣的早晨，於我，是相當新鮮的經驗。大約從二十多歲起，半是寫作習慣，半是職業因素，我通常凌晨三四點方才就寢，日正中天方才起床，黎明正是我最最酣沉的時刻。從來沒聽過鳥的叫聲，因而也從來沒見過黎明的身影。這樣的「生活」完全被黑夜所掌控，在黑夜特有的寧謐中，我帶勁地讀書、寫作，工作、喘息，從來不覺得空虛。

反而，在黎明的鳥聲中醒來，卻讓我感到某種不實。在尚未完全展現翠綠形色的山中，各種不知名的鳥鳴叫著、唱和著，似乎也伴隨著陽光的腳步，一聲聲叫醒了山、叫醒了溪流，叫醒了風、叫醒了花草，最後，才是叫醒了多數沉睡中的人聲。這些鳥聲，有些急促，嘖嘖喳喳，猶似孩童晨間的嬉笑；有些綿長，咕嚕咕嚕，猶似老人醒後咳嗽的嗽聲；有些尖銳，啾——啾啾，猶似母親們叫孩子起床上的喊聲；有些沉穩，嗑——嗑——，猶似中年男子惺忪的怨嘆。這些鳥聲，交響著黎明。在這樣的黎明的鳥聲中醒來，在天地的喧聲中甦醒，我意識到許久不曾有過的，醒覺。

這種醒覺，在我別有一番滋味。過去，習慣的養成，使我迷戀黑夜，愛夜的靜，闐疾無聲，與夫夜的隱密，在孤燈之下，獨對窗外黑鬱的天空，想像無盡地奔馳、無禁地解放。夜，有不同的黑，藍中的黑、黑中的白、白中的灰、灰中的黃，都圍繞在黑的色板之上，隨著雲、雨、星、月、晴、陰轉換。這些相異的黑，在夜中不斷轉換，人的心緒也跟著跌宕。我常在夜裡寫字、常在夜裡讀書，更常在夜裡和夜色玩些心情遊戲，我的許多作品都孕育於夜黑之中，大概也和夜黑的千種變化有關。夜，在一望無際的暗黑中，雜然賦流形，因為未知和可能的藏匿而豐富充盈。但是，黎明……

黎明給我的滋味，不是這樣。黎明給我的，不是沉醉，而是甦醒。首先，是聽到鳥叫，於是耳朵被喚醒了；接著，看到窗外翻著的魚肚白，於是眼睛被翻醒了；再是，觸摸到清風的裙擺，於是皮膚被摸醒了；而後，聞到了屋外的草香，鼻子也被薰醒了；最後，是餓，嘴巴跟舌頭、唾液與口水，全都蠕動了起來。這些感官的甦醒，都緣自黎明；這些感官的甦醒，相對地似乎也意味著某種虛空。

虛空，於是成為我對黎明的另一個省覺。

誰說長溝流月去無聲呢？水，也有她們自己的語言的，只是，那需要一份如水般玲瓏透明的心境去領會，才能清晰辨認。

山城有水，水自碧山間潺湲而來，又緩緩經庄腳流淌而過，在瑩澈見底的溝洫中，漸次將自己款擺成一道叫人明心見性的清涼。

似乎滿山殷勤濃密的蒼翠，怎麼也挽不住那一點對人間的關注與情愛，涓涓弱水，必執意要奔向人間。於是就那樣毫不遲疑地啟程，穿越密密樹林，磊磊澗石，穿越青苔題壁的山澗，欣然來到這安詳的田園世界，決心把這大片山城的土地，潤澤成膏；把種籽，育化成苗；然後把人心洗滌成一面不沾塵埃的明鏡。

那是不是便是山城之水的心事與身世了呢？

夏日午後，我時常臨流而立，俯看水中天光的投影、雲朵的飄移、小魚的從容出游，以及自己悠悠擺動，卻並不流走的身影；並且側耳傾聽水與風的酬唱應答，水與石的溫和爭辯，或者水自顧自的行吟如歌與沉默無言。那彷彿訴說著許多故事，也令人聯想起許多故事的聲音，有時，竟使我禁不住忘情地蹲下身來，像兒時溝邊放紙船的樣子，生命又溫柔地回到了赤子最初的心境。

誰說長溝流月去無聲呢？我真想告訴那只顧在杏花疏影裡，飲酒吹笛至天明的陳簡齋——水，其實也有她自己的語言的，只是她只肯把自己的流轉，說給那既領略過生命中婉約柔靜之美，復飽經狂濤駭浪、顛躓困苦的知音去聽罷了。

若生命的河流，是一段曲折的滄桑；若歲月的清溪，是迢迢前去的逝者，那麼，在每一道有形無形的流水之前，我都願意自己是寧靜得足以聆見水之清音的過客。

春天，我回到山城，在遼闊安恬的大地上，去細讀那一首一首綠色迴文詩，感謝並讚歎那些我識與不識的老農，以他們的鋤、犁為彩筆，以整片豐饒的后土為素宣，題上歌詠田園的清詞麗句。

那是怎麼樣的慧心與巧手也織不出的璇璣圖啊！一方又一方深翠淺碧的菜畦，全都成「回」字形地交相環護，整齊排列，最中央的那一方，則開滿了粉黃燦爛的菜花；然後，這綠色的織錦圖案，便綿編密密，直延伸到雲根山腳那最遙遠的地方去。赤足佇立於溼軟的田埂之上，感受那溫熱的地氣，沛然自地面潛湧而出，正以其無比柔韌的力量摩挲腳心，誰能不產生一種「天人合一」的幸福之感呢？於是，我忍不住率性地仰起頭，接受陽光的淋浴，並且盡量把雙臂向左右平伸出去，天真地想丈量海闊天空的距離。

自少年時代起，好久好久，我不復有這般逍遙奔放的快樂了。所謂自由，所謂解放，是不是就像翩然於菜花之上的粉白小蛺蝶，或是翱翔於天際的紙鳶一樣，除了上升飛揚的輕快之感以外，世界之大，竟全無什麼有重量的東西，可以拽住你了呢？

生命的魔咒不止來自他人，也來自自己。

海倫·凱勒說：「我們最可怕的敵人不在懷才不遇，而在我們的躊躇、猶豫。認定自己是這種人，於是便只能成為那樣的人。」

一個既盲又聾又啞的人，能做什麼呢？海倫·凱勒在十九個月大時，因為一場大病，而成為這樣的重度殘障者。這種令人絕望的不利生存條件，在童年時代，曾經讓她自暴自棄、任性而蠻橫，成為一個「不可救藥」、「沒有靈魂」的小暴君。

但從七歲起，在沙利文老師熱心與耐心的啟迪和教導下，沉睡的力量逐漸甦醒了過來，海倫·凱勒不僅學會了說話、手語、用盲文讀寫，而且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盲人大學畢業生。她寫過很多書，包括感人的《我的一生》、《海倫·凱勒的日記》等，終生為了推動盲聾人士的救助事業而奔走於世界各地，從一個「沒有靈魂」的重度殘障者變成生機蓬勃、睿智的國際名人，比大多數耳聰目明的人都更有成就、更有活力、也更快樂。

威爾斯稱讚她是「美國最了不起的人物」，馬克·吐溫則將她和拿破崙並譽為「十九世紀的兩位傑出人才」。而多數人更認為海倫·凱勒和她的老師沙利文是「奇蹟創造者」。

所謂「奇蹟」，其實是海倫·凱勒和沙利文都不劃地自限（沙利文在五歲時也因眼疾而失去視力，並在救濟院度過四年悲慘的歲月，後來動手術才恢復視力），滿懷信心地將自己的潛能發揮到極限。

潛能，並不是裝在口袋裡，你想用就能拿出來用的東西。它是一種沉睡的力量，需要你去喚醒它、開發它。

海倫·凱勒有極為敏銳的嗅覺。她在幾哩外就能聞出啤酒釀造廠的味道；只要聞沒有葉子的樹枝，就能說出樹的名字。但這不是她的嗅覺功能生來就超乎常人，而是因為為了彌補盲聾缺陷，充分開發其嗅覺潛能的結果。

事實上，我們都未充分開發自己的潛能。當然，這不是說潛能是「無限」的，而是在沒有充分開發之前，我們不知道它的「極限」在哪裡。

「我感覺到一種無可言喻的溫柔的聲音，我嚇了一跳。每一片葉子就像話家常似的發出聲音。從那次以後，我便常在雨滴如珍珠般自枝葉中流下時，撫摸著樹幹，這時，我就能感覺到如小精靈般的低笑。」

這是海倫·凱勒撫摸雨後的樹幹所寫出的美麗詩篇。它的令人感動，不只因為她喚醒了她沉睡的潛能，更因為在擺脫生命所加諸於她的魔咒後，世界在她心中變得如此美好。

造物主對於我們每一個人，比起海倫·凱勒不知要優厚多少倍。如果你劃地自限，自怨自艾，認為自己就是這種人，那你就真的只能成為那樣的人。

那樹

王鼎鈞

那棵樹立在那條路邊上已經很久很久了。當那路還只是一條泥濘的小徑時，它就立在那裡；當路上駛過第一輛汽車之前，它就立在那裡；當這一帶只有稀稀落落幾處老式平房時，它就立在那裡。

那樹有一點佝僂，露出老態，樹頂像剛炸開的焰火一樣的繁密。認識那棵樹的人都说，有一年，颱風連兩天兩夜，附近的樹全吹斷，房屋也倒塌了不少，只有那棵樹屹立不搖，而且據說，連一片樹葉都沒有掉下來。這真令人難以置信，可是，據說，當這一帶還沒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，陸上颱風緊急警聲中，總有人到樹幹上漩渦形的洞裡插一柱香呢！

那的確是一株堅固的大樹，霉黑潮溼的皮層上，有隆起的筋和縱裂的紋，像生鐵鑄就的模樣。幾丈以外的泥土下，還看出有樹根的伏脈。在夏天的太陽下挺著頸子急走的人，會像獵犬一樣奔到樹下，吸一口濃蔭，仰臉看手掌手指托住陽光，看指縫間漏下碎汞。有時候，的確連樹葉也完全靜止。

於是鳥來了，鳥叫的時候，幾丈外幼稚園裡孩子也在唱歌。

於是情侶止步，夜晚，樹下有更黑的黑暗，於是那樹，那沉默的樹，暗中伸展它的根，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，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。

但是，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，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，柏油一里一里鋪過，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，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。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东西都被剷除，被連根拔起。只有那樹被一重又一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，連根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，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，經過速成的新建築物襯托，綠得很深沉。公共汽車在樹旁插下站牌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。入夜，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，跌進樹葉裡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，洩漏了祕密，很溼、也很詩。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裡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，任他依然綠著。

計程車像飢蝗擁來。「為什麼這兒有一棵樹呢？」一個司機喃喃。「而且是那麼老這麼大的樹。」乘客也喃喃。在車輪揚起的滾滾黃塵裡，在一片焦躁惱怒的喇叭聲裡，那一片清蔭不再有用處。公共汽車站搬了，搬進候車亭。水攤搬了，搬到行人能優閒的停住的地方。幼稚園也要搬，看何處能屬於孩子。只有那樹屹立不動，連一片葉也不落下。那一蓬蓬葉子照舊綠，綠得很問題。

啊，啊，樹是沒有腳的。樹是世襲的土著，是春泥的效死者。樹離根根離土樹即毀滅。它們的傳統是引頸受戮，即使是神話作家也不曾說森林逃亡。連一片葉也不逃走，無論風力多大。任憑頭上已飄過十萬朵雲，地上疊過二十萬個腳印，任憑那在枝桠間跳遠的鳥族已換了五十代子孫，任憑鳥的子孫已棲息每一座青山。當幼苗長出來，當上帝伸手施洗，上帝曾說：「你綠在這裡，綠著生，綠著死，死復綠。」啊！所以那樹，冒死掩覆已失去的土地，作徒勞無用的貢獻，在星空下仰望上帝。

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能活到一百歲，寥寥無幾。

而文學和藝術作品，源遠流長，一本好書，一首名曲，或一件藝術品，價值永恆，歷經數千年，仍然流傳，成為世界人類共有的財產。

可以這麼說，文學藝術是老天送給苦難人類最好的禮物。

俗世的人生，就是吃喝拉撒睡，和一般動物沒有什麼兩樣，人之所以為人，最大原因在於人會思索，能創作——思索和創作，使得我們能從肉體的現實人生，提升到精神的理想人生。

如果只有肉體的現實人生，我們和一隻關在籠子裡的鳥有何不同？唯有提升人生境界，養成閱讀習慣，接近藝術，從欣賞中獲得精神的快樂，如同鳥飛出籠子，自由翱翔於大自然，人才會覺得心靈踏實，活得有意義，不虛此生。

人活著，最怕活得讓人看起來乾——思想上的一片乾。一個走出學校，從此不碰書本的人，儘管每天不停的在說話，其實他說得越多，聽的人反而越累。一個思想上「乾」的人，能說出什麼豐潤，我們感覺如沐春風的話呢？

活在世上，我們應該過兩種生長的人生：體力的生長，靠吃；智力的生長，靠閱讀。唯有一生一世不停閱讀，我們才能吸收新知識，成為有智慧的人，有了智慧，人就會產生信心，有了信心，才是一個健康的人，快樂的人。

不能做創作者，就做一個欣賞者，在文學的世界裡，藝術的世界裡，做一個欣賞者。一棵漂亮的文學樹，需要人們歡喜和讚歎，樹有生命，你看他，愛也，他就會婆娑起舞，更加美麗！

慢慢走，欣賞啊，在人世間，多的是富饒的美麗花園，裡面植滿了一棵棵花繁葉茂的文學樹。西洋文學從荷馬的史詩到現代主義，我國古典文學，從《詩經》到明清小說，就是短短只有八十年歷史的現代白話詩，從徐志摩到余光中，從紀弦到痲弦，從冰心到夏宇……也值得我們細細誦讀。總之閱讀、閱讀，不停的閱讀，翻過一個山頭，搖身一變，你就成了創作者，在文學園圃裡，你也能種一棵文學樹。

一旦，你的人生裡注入了對藝術的興趣，和藝術交上一輩子的朋友，就再也不會覺得人生單調和無聊。敲開藝術之門，你會有自己的人生哲學，你會懂得如何替自己做生涯規劃。

到圖書館，你能享受閱讀的快樂；到美術館，你把自己活成一幅美麗的風景；到音樂歌劇院，你的靈魂在跳舞歌唱；到博物館，你打心底感激自己是個「人」，能到這世上旅遊一生。

一切從閱讀開始。閱讀會使我們一生變得色彩豐富。讓我們在有限的生命裡種一棵無限的文學樹！

走進山林裡

吳敏顯

走進山林，彷彿穿過深深的院落。

走進山林，彷彿靜坐在古老的寺廟裏。

走進山林，彷彿處身一場夢中。

稍偏陰暗，但柔和的光線，是一大疋輕軟光滑的絲綢，適舒的裹著我赤裸的身軀。

有時明明知道一座山林的深淺，邁開任何一步路，仍以為自己正走向無邊無際，甚至覺得自己是一片青苔，無聲無息的在繁殖、在擴張。未曾有過的和平心境，無邊無際的在拓展。

常年遠離著山林，一旦走進來，就走進一個陌生的部落。卻看見眾多熟悉的笑容，及和悅的面孔。他們個個伸長手臂，親切的拍打著我的肩膀。

落葉的積層不厚，但晴日時，踩在上面，已有膨鬆的感覺。在寂靜的山林小徑上，我欣喜奔躍，落葉即回報我以熱烈的掌聲；我緩步尋思，它婉轉應和；我急躁心焦，它喋喋相勸；我猶豫遲疑，它相機慫恿。若是天雨，常有小小水流，跟著地勢蜿蜒前行。飄落多日的葉片，輕易的吸足水份，穩住腳，堆疊成水流裏凸起的礁石，將水激起美麗的波紋；新辭枝的葉片，是斷纜的扁舟，順著流水東飄西蕩。

樹的年齡越大，脾氣越好，往往有許多寄生的植物，在它們的臂彎裏、腰幹上恣意的攀爬。在山林的世界，似乎容忍多過於爭奪，我看到一些樹，曲扭枝幹，空出地方容納它的新鄰居；幾棵細瘦的樹，歪著脖子由一棵老楓樹的帽緣探出頭。

綿連的樹林，使天地寂靜。寂靜的天地，使我心虛。幾分心虛，更見出自己的渺小。我放開喉嚨哼著歌，想藉歌聲來打破僵局，卻總是重複那幾句。

平日我們常覺噪音是一股令人怒不可遏的壓力，沒想到寂靜也是一股巨大的壓力。葉子飄落時觸碰枝桠的聲音，遠處展翅飛起的鳥，小蟲細細的嘶吟……，任何輕微的聲響，都是一枚被投入平靜湖面，激起漣漪的石子。而大多時刻，自己的腳步，是山林裏唯一的知音。

山林的氣勢，絕不是人們輕易所能征服的，在山裏我讓山林來統治我。信步所至，任山林的氣息，山林的綠意，浸入我肌骨，宛如任一面精密的篩子，不斷的過濾我、澄清我，使得渾身透明虛無，化成山林中一縷迴遊的薄霧。

大自然的風霜雨雪，凝聚成無數青翠的葉片，貼近我腮邊喁喁細語。何必皓首窮經去探討生命的奧秘，聽，聽！到處不都有自然的精靈在訴說。

山林裏，始終是生趣盎然的。一隻飛蛾的屍體，讓一群螞蟻扛回家分享；落葉和著濕泥，養肥一矮木及一地雜草。任何衰敗與腐朽，經由土壤神奇的魔術，都一一再生——或許是新的一組青葉，或許是一節藤蔓，或許是蕨草，或許是水苔，或許是樹木自身的年輪。生命的意義，在此被更仔細的解釋和肯定。

我聽見，從來未曾聽過的聲音。

我嗅到，從來未曾聞過的芬芳氣味。

我感覺，從來未曾感覺的寧靜。

又是陰天，浮雲的簾幃還未曾拉開。火車行過那長遍茅草的山坡，漸漸的速度快了起來。她覺得那垂垂的草葉，好像她的思緒，如波，如帶，紛披。凌亂。

打開車窗，她又似呼吸到青麥那股特有的人芳香。這裏並沒有麥田，哪里來的那青色的香息呢？是來自她這幽燕遊子的故鄉之思吧。比那香味更濃的鄉愁，似煙非煙，瀰漫開來，沾濡上她的睫毛了。啊，在這陰沉沉的天氣，無處不萋萋，在她這懷鄉病的患者，也就無處不淒淒了。

她眨了眨眼睛，車子正在濁水溪上的鐵軌橋上狂奔，這溪水已經乾涸了，只是溪床上一些亂石，大睜著茫然的白眼，無語的凝望著天空。

车子在終點停下來了，她的眼睛自車窗外收了回來，那本單調但有趣的大書，遂暫時向她闔起來了。她走下火車。親切的目光到處逡巡著。

噢，久違了的陽光，原來也到這小城來旅行了。城中唯一一條修直的馬路，像一條光潔的玉臂，向前伸出。路邊那熟悉的小餐館。門口仍是那褪紅的，墨蹟濃濃的招牌。寫著一些異國情調的菜名。

餐館門前不遠處，長髯的老榕樹旁邊，是幾輛飽經風雨的破舊三輪車，那些車夫還認得她，古銅色的臉上，浮漾著古銅色的微笑，她跳到一輛三輪車上，一縷陽光，穿過了車逢的縫隙，照到她的鬢邊。暖洋洋的，車子轉了一個彎，她看到了圖書館，白色的屋頂，土紅色的牆頭，散佈著木棉花的影子，有著夕陽一般顏色的木棉花，給人一種古香古色的感受，和牆裏邊那些舊書的紙色一樣，令人總想到過去的日子。每次到這圖書館來，她常是帶幾片木棉的落葉回去。

「啊，沒有什麼，秋天的落葉！」

在把玩著那些落葉時，她每隨口念出那幾句譯的詩，的確，一片普通的枯乾了的葉，原本沒有什麼，只是它代表著一個淺碧的春天，一個濃豔的夏日，一個有回憶的瑰麗生命。

車子一直向前馳去，前面，就是那座白色的小樓了，誰家的建築呢，稀疏的竹簾仍掛在那裏，陽臺上，是一張搖椅，她在這樓旁經過時曾聽到過幽咽簫聲，但從來未看到過這小樓裏的人物。不過，那竹簾，那搖椅，已透露了這家主人的生活情調。旁邊的竹竿上，今天飄著的那件玄色的裙袍，提供了她一個更明確的意象，她想，只這幾樣東西，配合上那寶石藍色夏夜裏的洞簫，就可以寫成一篇小說了，對了，「小城的故事」。

身邊傳來淙淙的水響，那一道蜿蜒過這小城的長流，又如半道項鍊般出現在她的眼前了。岸上垂到水面的大堆大堆的紫藤呢？那畫中煙村一般的紫色，那沉沉暮色一般的紫色呢？還有那白船般的肥鵝，它們曾在水中銜吞落日，追逐浮雲，把詩句撥在藻荇間，但如今這一切都不見了，只有那寂寞的流水，在岸邊人家拋擲的菜葉下，湧現著一圈圈的漩渦……

啊，又來到農場了，那場門旁，獨立在渠水邊的，是那個別來無恙的電話亭，再過去，仍是那棟小木屋；門上掛著藍漆的小牌：「鵪鶎園」，這一切都沒變，那家院外的草地也沒有變，草上白色的小蝴蝶，不像是撕碎了回憶嗎？是春天還是秋天的手簡？

讓世界擁有它的腳步，讓我保有我的繭。當潰爛已極的心靈再不想做一絲一毫的思索時，就讓我靜靜回到我的繭內，以回憶為睡榻，以悲哀為覆被，這是我唯一的美麗。

曾經，每一度春光驚訝著我赤熱的心腸。怎麼回事呀？它們開得多美！我沒有忘記自己站在花前的喜悅。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長的韻律，教給我再生的祕密。像花朵對於季節的忠實，我聽到杜鵑顫微微的傾訴。每一度春天之后，我更忠實於我所深愛的。

如今，仿佛春已缺席。突然想起，只是一陣冷寒在心裏，三月春風似剪刀啊！

有時，把自己交給街道，交給電影院的椅子。那一晚，莫名其妙地去電影院，隨便坐著，有人來趕，換了一張椅子，又有人來要，最後，乖乖掏出票看個仔細，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，這才是自己的。被註定了的，永遠便是註定。突然了悟，一切要強都是徒然，自己的空間早已安排好了，一出生，便是千方百計要往那個空間推去，不管願不願意。乖乖隨著安排，回到那個空間，告別繽紛的世界，告別我所深愛的，回到那個一度逃脫，以為再也不會回去的角落。當鐵柵的聲音落下，我曉得，我再也出不去。

我含笑地躺下，攤著偷回來的記憶，一一檢點。也許，是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，也許，很宿命地直覺到終要被遣回，當我進入那片繽紛的世界，便急著要把人生的滋味一嘗遍。很認真，也很死心塌地，一衣一衫，都還有笑聲，還有芳馨。我是要仔細收藏的，畢竟得來不易。在最貼心的衣袋裡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，我仍要每天喚幾次，感覺那一絲溫暖。它們全曾真心真意待著我。如今在這方黑暗的角落，懷抱著它們入睡，已是我唯一能做的報答。

夠了，我含笑地躺下，這些已夠我做一個美麗的繭。

每天，總有一些聲音在拉扯我，拉我離開心獄，再去找一個新的世界，一切重新再來。她們比我珍惜我，她們千方百計要找那把鎖結我的手銬腳鐐，那把鎖早已被我遺失。我甘願自裁，也甘願遺失。對一個疲憊的人，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話都像一個個彩色的泡沫，對一個薄弱的生命，又怎能命它去鑄堅強的字句？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，那麼就由它的性子吧！這是慷慨。

強迫一隻蛹去破繭，讓它落在蜘蛛的網裏，是否就是仁慈？

所有的鳥兒都以為，把魚舉在空中是一種善舉。

有時，很傻地暗示自己，去走同樣的路，買一模一樣的花，聽熟悉的聲音，遙望那窗，想像小小的燈還亮著，一衣一衫裝扮自己，以為這樣，便可以回到那已逝去的世界，至少至少，閉上眼，感覺自己真的在繽紛之中。

如果，有醒不了的夢，我一定去做，

如果，有走不完的路，我一定去走…

如果，有變不了的愛，我一定去求。

如果，如果什麼都沒有，那就讓我回到宿命的泥土！這二十年的美好，都是善意的謊言，我帶著最美麗的那部分，一起化作春泥。

偶戲

司徒衛

要表現人生百態、世間萬象，其實，只要有個舞台也就儘夠了。

而且，不一定需要堂皇的劇場、盛大的樂隊和熠熠明星，只要演出的確實是戲，或確實在演戲，也就行了。

偶戲就是這樣。幾個木偶、數堂佈景、一座具體而微的簡單舞台，外加一個操作者、寥寥幾人的樂隊，就可以開鑼演出了。演出的同樣是生老病死、悲歡離合、興亡盛衰；並夾雜著吹彈歌唱、插科打諢，以及長嘯與低吟、笑與淚……。戲偶表演得像真人實事；真人實事和人生現實混成一體，於是台上台下也打成一片。

布袋戲、傀儡戲之類的偶戲，演出的地點通常在大樹下、廟前的空地或村莊的廣場。樂聲一響就召來一批批觀眾；其中多的是老人與孩童。戲偶在他們眼前晃動或跳躍、或裝模作樣、或耍弄花巧；道白與唱詞在其間繚繞；而他們立刻就有強烈的感受，有時笑得流淚，有時悲哀得流淚。人群中會因此產生一陣小小的騷動，甚或在掌聲之中爆出一些粗俗的笑罵。偶戲往往是東飄西泊地演出，卻在廣大民眾質樸的休閒生活裡定位。它們對於人生世相率直而誇張的刻畫，形成一種有力的還原，或創造一種出人意料的想像與諧趣，因此，戲偶們就在老人和孩童的心靈世界，活潑異常了。

一般的戲劇總是人演人，或人演故事，而偶戲的角色卻是布偶、木偶之類。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更替呢？在偶戲的舞台上出現人生現實，戲偶也具有人性。觀眾在疑真是假及似假卻真之中，就會產生一種異常的思索，而可能有所領悟；由虛假中逼視真實。我們不得不佩服偶戲特殊的模倣功能；它往往會使我們彷彿置身在那個簡單的舞台，或者你我也都變成木偶、布偶，甚或木偶、布偶們在興高采烈地觀看偶戲。也不妨說，偶戲在戲劇發展上，顯現出不凡的智慧，呈現一特殊的模倣，而且表現人類的勇於自嘲，卻又不免相當的羞怯。

偶戲的表演藝術，是口技與手藝的綜合。使得戲偶演得栩栩如生、活龍活現的，全憑操作者運用手指的本領。演「蕭何月下追韓信」，不但戲偶的動作身段，需要與這兩個角色的身分相稱，尤其要著力表現「追」，來掀起高潮；那就全看操作的功力如何了。操作者將布偶套在指上，或將傀儡身上的線用手提著，這樣的手指便是他情感與想像的導體；它傳導生命給戲偶，一個戲偶絕不能缺少套著手指的空間，或幾根緊緊繫著的線，生命線。

喜歡看偶戲嗎？布袋戲、傀儡戲、還是各式各樣外國來的？看偶戲真是有趣。

看偶戲日久了，也會成為戲迷。入迷的觀眾，有時甚至會懷疑：那個出神入化的操作者，是不是也有一隻變幻莫測的手，伸在他的體內？還是他身上也有幾根看不見的線，被那隻手操縱著？入了迷的觀眾，甚或有時動作也不免戲偶化，好像受到一隻無形的手在操作。入迷深的看每個人，根本都是一個受操作著的戲偶。